

**艺术家:** 沈君怡、吴海峰、熊伟、张嘉蕾

**策展人:** 陈宇滢

**展览执行:** 郑欣茹

**展览时间:** 2025.8.9-2025.9.16

**地点:** 蜂巢·生成 | 上海空间

**地址:** 上海市黄浦区北京东路211号

蜂巢当代艺术中心荣幸宣布, 第五十八回生成计划项目“未介之时 Grace Period”将于2025年8月9日在蜂巢·生成 | 上海空间正式启幕。展览由策展人陈宇滢策划, 呈现四位艺术家——沈君怡、吴海峰、熊伟、与张嘉蕾——在各自创作中围绕边界地带自组秩序的探索所展开的十余件作品。“未介之时”关注结构尚未生效之际个体所处的模糊位置, 一段因缺席或未被卷入而暂时免于规训的缝隙。展览试图捕捉这一临界时刻中生发出的图像、物种与感知方式, 以及艺术家如何在这片尚未被语法<sup>1</sup>覆盖的区域中划出异托邦<sup>2</sup>。展期将持续至2025年9月16日。

Grace Period<sup>3</sup>是一个时间上的临界点, 在此期间个体暂时免于规则的束缚。这是结构尚未将个体纳入之前的时刻, 不是被赦免, 而是尚未介入。这一状态并非出自主动选择, 而往往源于边缘、不在场, 或尚未习得所在环境的语法。展览起始于一个被延迟的时刻, 一个结构尚未生效的空隙。在此, 语法失效, 规则未落地, 命名尚未成立。我们暂时脱离世界的编目系统, 以一种轻盈而未被确定的位置存在。在结构尚未抵达、命名尚未发生之前, 我们短暂获得了一种轻盈的豁免权。

那是一层由延迟与未知构成的保护膜, 使我们得以悬浮于外部秩序的牵引之外, 暂时免于卷入、规训与归类。“未介”并非虚空, 而是一种偶然生成的间隙: 个体尚未被纳入系统, 在其中得以生长、观看、犹疑, 甚至越界。这既可能是无知者所处的局外状态, 也可能是知情者有意识搭建的洞穴, 一个用来暂停呼吸的微型秩序。

展览中的诸件作品, 正是在回应语法无效的那些时刻: 从结构尚未生效的沉静图像, 到边界异物的无名扩张, 最终抵达语言内部悄然分岔的岔口。熊伟的雕塑作品呈现的是一个个非原生物种被人为迁徙于异地, 再带着经济期待的同时无视当地法则, 生长、越界、自组秩序。小龙虾、罗非鱼、福寿螺与竹子, 这些穿透语境的异质生命, 在语法之外建立起短暂的繁荣, 直到被携带规则的人为其设置秩序与限制。张嘉蕾用自身的律动书写出一座座非规则花园。在她的图像中, 符号跳脱出结构的乐谱, 如同在尚未被标点钉死的句子中, 探索另一种语序。她并不拒绝秩序, 而是通过构筑自身的保护膜, 生发出一种内在节奏。吴海峰画中的人物仿佛时间被凝住, 空间被削空, 人与物如词语般飘浮在尚未被捕捉的气氛中。那三位演奏者看似孤立, 实则共鸣: 他们沉浸于自身的声音之中, 彼此无言, 却在流动感应中默契共存。这里, 关系不依赖既定结构, 而是在尚未落定的空气中自然生成。沈君怡的“洞穴”则是另一个“未介”场域: 景观的自足构成心理世界的映射。洞穴之间风景的更迭象征着意识的游移, 她在绘画中搭建起一个局部封闭却语义充盈的系统, 像是自我编写的语法体, 暂时抵御着结构的侵入。

他们筑洞为居, 造园以调, 不是逃避, 而是重构呼吸的节奏, 在密不透风的秩序里编排出一段自留的生长。他们实践着这种“结构内部的异托邦”。他们的作品并非乌托邦式的逃离, 而是寄居、修补、重新编码; 当路径已被划定, 我们便以灵活、临时与策略性的即兴方式穿行其间, 在他者的语法中借用、偷渡与改写。<sup>4</sup>

“在海浪尚未溢入洞穴之前, 物种、语言与观看的秩序尚未生效。”

<sup>1</sup> 此处所指的“语法 (syntax) ”借用自米歇尔·福柯 (Michel Foucault) 对话语结构的理解, 见其《话语的秩序》(L'ordre du discours, 1971) 及《词与物》(Les Mots et les Choses, 1966), 其中“语法”不仅指语言规则, 更指组织知识与权力话语的深层秩序。

<sup>2</sup> “异托邦”(Heterotopia)一词由法国哲学家米歇尔·福柯 (Michel Foucault) 提出, 最早于1967年演讲《异托邦的其他空间》中出现。福柯用以描述一种真实存在、却与社会主流秩序相异的“他者空间”, 它与乌托邦相对, 不是幻想的非地, 而是现实中的边缘性、反常规的空间结构。

<sup>3</sup> “Grace Period”直译为“宽限期”, 通常意指在规则、义务或惩罚生效之前所给予的短暂宽限时段。

<sup>4</sup> 德赛图 (Michel de Certeau) 在《日常生活的实践》中提出“弱者战术”(tactics of the weak), 是没有权力控制整体规则的人, 在不属于他们的空间里, 以临时、灵活、机遇性的方式来“借用”规则, 同时也偷偷改造它。(如: 在被规划好的城市道路上, 行人选择捷径、逆行或停留。) 他写道: “战术没有自己的空间……它必须不断地抓住时机, 在强者的领地中寻找缝隙。”